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婚礼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婚礼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孟晓柯

婚 礼

Hūn lǐ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4 6/16 · 字数 297,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10093·740

定价：2.60元

目 录

躯干	伊·安德里奇 (1)	樊新民译
婚礼	伊·安德里奇 (16)	樊新民译
阿罗易兹·基切克的首次弥撒	米·克尔莱扎 (40)	张 答译
巴乌克少校	布·乔皮奇 (100)	樊 石译
哀歌	布·乔皮奇 (144)	程 文译
阿尔疆湖	米·拉利奇 (158)	程 文译
公共汽车上的遭遇	伊·冬切维奇 (171)	程 文译
拉扎尔和阿里亚	穆·奥里雅恰 (185)	娜 娜译
一个姑娘的自白	拉·凯明迪 (231)	朱宝宸译

潘克·毕谢林的土地	约·勃什克夫斯基 (250)
	张维训译
水消失了	日·岑果 (257)
	胡真真译
弗洛姆的女儿	日·岑果 (265)
	胡真真译
我们是人	日·岑果 (272)
	张连瀛译
三十马力	维·卡列布 (285)
	张 答译
亚柯布·德洛兹格的危机	安·茵高里奇 (312)
	于永吉译
疲倦的诸神	魏·朱潘 (366)
	樊新民译
自行车	米·约万诺夫斯基 (416)
	张维训译
天使	兰·马林科维奇 (426)
	韩志洁译
编后记	(453)

躯 干

伊·安德里奇

伊·安德里奇(1892—1975)，波斯尼亚人，南斯拉夫当代最杰出的作家，曾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科学院院士，多次获得南斯拉夫各种文学奖。一九六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生于波斯尼亚特拉夫尼克附近多拉茨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两岁丧父，随母亲迁维舍格拉德的亲戚家，在该地读完小学，一九一一年在萨拉热窝上完中学，以后到萨格勒布、维也纳、格拉茨等地的大学攻读文学与历史。一九一九年在格拉茨大学毕业。早年积极参加反对奥地利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是“青年波斯尼亚”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青年革命家加·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德里奇受到株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关押并流放，至一九一七年因病获释。一九二四年在格拉茨大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外交使节。在德寇占领期间隐居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历史小说的写作，实际上被软禁。战后他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被选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议会和联邦议会的议员并获一级人民勋章。

他最初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描述了波斯尼亚人民的遭遇，他们的痛苦与欢乐。他在二、三十年代发表的一批短篇小说给他带来了善于细腻而准确地表现同代人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声誉。

战后，一九四五年他给新南斯拉夫贡献了被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的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德里纳河上的桥》，通过桥的历史和有关事件概括了饱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压迫之苦的波斯尼亚近四个世纪的历史，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第二部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反映了拿破仑时期法、奥、土在特拉夫尼克的争夺；第三部《女士》刻画了一个拼命聚敛财富、惜钱如命的女吝啬鬼。此外，长篇小说《万恶的庭院》描写了奥斯曼帝国没落时期的一座监狱。

这里发表了两篇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一篇是《躯干》，反映了十九世纪土耳其侵略者的残暴和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另一篇是《婚礼》，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波斯尼亚的一个小城镇的生活：一方面人民群众挨饿受苦，另一方面暴发户骄奢淫逸，寻欢作乐。

彼塔尔老哥长期被折磨人的疾病困在床上，可是一旦有了入迷的听众，他还能够引人入胜地讲故事。很难说他的故事为什么能迷人。他说起话来有一种能引人发笑的智慧和才能。他每个词的发音都有些特殊的韵味，跟别人不一样。他说完一个词儿，余音总是在空中回荡不已。他的语言能比别人表达出某种更多的东西。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彼塔尔老哥独居的房间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钟表机械，有节奏地嘀嗒嘀嗒响着，还不时地鸣起钟声。屋里散乱地放着武器、武器零件、工具和一些铁的物件。他对自己的手工业极其熟练，从青年时代起就获得了军械匠的称号。

他一个人独居的房间里不寻常的木壳钟敲过十二下。彼塔尔老哥思索着，望着搁板，上边露出来两三本书，一个盛着草本植物药酒的小玻璃瓶子，一串木瓜和几个苹果。最后一响还没有静下来，彼塔尔老哥已经开始讲故事了。

我流放在小亚细亚时，看见过许多奇怪的事情，经历了不少善与恶。恶比善要多些，我们生活在命中注定的这个世上，善事从来要比恶少。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人，他隐藏在埋伏点里监视每个人，是记载罪恶的活档案。

要知道，我是个有一定水平的机械匠。修理机械是我的天赋，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着了迷。在寺院里，我经常干这个行当。

我修好了许多手磨、锁、钟表、火枪。总是有人需要我。正如你们很了解的那样，在这个世上一切东西都在磨损，逐渐不能使用，我们修理旧的要比做新的多。我的这个本领在阿科拉也用上了。我给看管我们的狱吏修理好磨咖啡的磨出了名。后来指派我给关押我们的监狱修锁。接着派我进城，起初到土耳其警察局那儿，以后又去需要我做活的绅士家。有一次，叫我到年轻的老爷加弗茨的住宅区，这和别人家的住宅大不一样啊，住宅的主人跟别人也大不一样。

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座落在黄色的山坡上，半掩在小树林里，从远处看去，这小树林很象额前稠密蓬松的鬈发。

在我们经过大门的时候，眼前是一座真正的要塞，有围墙、桥和没有凿平的石头砌成的炮塔。在小树林里有几处凉爽的花园和泉眼。只有亚洲才有这样奇妙的美景。从我离开萨拉热窝以来，我没有听见过喷泉潺潺的流水声。水声哗哗，仿佛是母亲的话语，十分亲切。我似乎不是在亚洲坐牢，而是在萨拉热窝，在我们的寺院里的泉眼旁边。虽然这里保留着富丽堂皇的雄姿，可是除了喷泉之外，一切都荒芜了。

监狱看守把我交给一个面色苍白、看不出年龄、两眼失神、说话声音低沉的人。他领着我沿着一个石阶走到另一个石阶，穿过一个入口又一个入口，经过一间间用一块块一吨重的灰色石头砌成的阴冷的空室，这样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座能工巧匠们修建的坚固的建筑物。我们登着木梯子爬到塔楼上。这里有一架大钟，一天前停摆了，为这个才把我叫到这里来。我一打开钟，马上就看出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机器是威尼斯的，性能良好，但是没有很好装进壳里，内部零件全透进了水，生了锈。显而易见，这可能是希腊人干的。他们干这样活不行，胡乱来，干不了。

我要煤油和植物油，两两根小羽毛和一把三角锉；三角锉是我能用的唯一工具。一个年轻的仆役把这些东西送来，立即离去了。我在钟下边放了几块优质硬木板，在板子上摆开工具。瘦瘦的，弯着腰的向导坐在一块板上。我明白了，他也许是个奴隶，可能很久以前从小当了奴隶，以后加入了伊斯兰教，是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

他是个侍役。土耳其显贵家庭里有许多这样的侍役，任何人也不清楚他们是谁，出身在何地，在这里做什么。他们

放弃了自己宗教信仰，丢掉了自己的姓氏，不顾个人生活习俗，实际上却在管理一切；周围在发生变化，有人结婚了，有人降生了，有人死去了；他们从不追求任何东西。这些侍役比谁都熟悉这个家的真实情况，财产和庄园的情况；知道这个家庭的全部秘密。每个人都要他们效劳出力，出主意。他们帮助每个人，却不为自己要报酬，只是默默不语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把这个当作对自己的奖赏。这样一些侍役和外国人、狡猾的犹太人和深奥莫测的土耳其化的人，所以能长期管理老爷们的家，是因为他们历尽了最严酷的考验，他们已经没有迷住他们主人的那些情欲和恶念。这个侍役，我立刻感觉出来他正是这个住宅里这样一个角色，是这个家的帮凶。

我拆下钟盖，卷起袖子，心里画了一个十字，就开始干起活来。我一句话不说，土耳其人也不说话。我斜眼看了他一下，我看见他朝钟下边不大的小窗子张望。

“你看见没有？”土耳其人突然问道。

“没有。”我回答着，两眼没离开工作。

我确实什么也没看见，甚至也没看一眼。我害怕妻妾们有谁出现在那里，这个土耳其人想什么鬼主意来整我。我从哪儿知道他在想什么呀？我什么越轨的事都没做过，但是人们常常因为区区小事挨棍子、掉脑袋。

“你看一下吧，不要害怕，”土耳其人说。“那里没有闺房妻妾，你看一下，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放下工作，往下看了看。我看见，在我们下边，院内石头平台上僻静的地方，铺着一条地毯，地毯上坐着两个侍役，一个皮肤黑黄，另一个黑黢黢的。在他们旁边放着抬床、

靠枕和多木拉琴。太阳从墙上探进头来，照耀着花园里的树梢，在墙根附近立着一个看不清楚的东西，模样象个人，也许是个老太婆，要不就是个小孩，身穿的黄绿长袍拖在地上。他的脑袋缠着白头巾，没有胳膊，也没有腿，仅仅有个躯干。他一动不动立着，轻轻摇晃着缠头巾的头，有时奇怪地鞠躬。愿上帝别惩罚我，这情景真象在作重大弥撒的时候惩罚菲利浦·布拉瓦德日奇教友那样，神甫用神香熏他，他总是点头敬礼，不能够停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菲利浦教友竟浮上我的心头，愿上帝降慈爱给他的灵魂，他是个善良的人，只是有些小气，有点古怪。但是土耳其人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看，在那里，在我们下边，这就是那个曾经征服过叙利亚的年轻的加弗茨老爷。你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我没听说过。祝愿老爷永远幸福。我没听说过。我从远地到这儿不久。”

土耳其人用一双奇怪的眼神注视着我：我第一次碰上他的目光，这是我不了解的人饱经忧患的目光，只有基督教徒才常有这样的目光。我没有避开那惊讶的目光。脑际掠过一个想法，或许这个土耳其人疯了。他开始讲这个躯干的故事。

趁他讲故事的时候，我顺便往下边院子里看了看。两个侍役还象先前那样坐在要塞墙下荫凉的石板上，在他们旁边伫立着穿一身黄绿绸缎衣服的年轻的老爷加弗茨。荫影移动了，太阳照着他，而他还是一动不动，只是摇头。先把头往上高高扬起，——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傲然扬头的人。——然后慢慢地向左转头，再向右转，慢得可怕，象个嗅着风向感到天气变化的野兽。总是用同一个方法，向左，再向右，直到

他疲倦了，才把头稍低一会儿。然后，又高高抬起头，开始向右转，再向左转。当他转向塔楼的时候，我看见了的面孔，象个烤熟的苹果，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唇，也没有胡须和胡髭，简直只是个蒙着一层绷紧了肉皮的巨大的伤疤。

这个土耳其人在我身旁急匆匆地、焦躁不安地、不停地说着。起初，我觉得很为难，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事。但是我很快明白了，他不是跟我说，是跟自己说。我继续干活，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有在我用锤子敲得重了，或者三角锉锉得吱吱响的时候，这个土耳其人才停一会儿，喘喘气儿，然后重复着他认为我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明白的话。我确实也没有全懂，因为不能够提问题，有些话没有听明白，但是主要内容我还是听懂了。

下边是土耳其人讲的故事。

他们的祖先是叙利亚的统治者，最近这四代人全部迁到伊斯坦布尔，成了那里的显赫的世袭伊玛目^①。有时叙利亚内地骚乱，常常发生一起起叛乱，需要源源不断地往那里调遣军队。在不能降服叛乱者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军队反而加剧了那里的苦难和不幸。年轻的老爷加弗茨从伊斯坦布尔随军队一起动身去平定叛乱。总司令是把他当作叙利亚这个地区的古代宗族带去的。正象在不安宁的暴乱时期常常发生的事情一样。谁也看不出在叙利亚会有什么好处，士兵们渐渐逃散了，军官一个跟一个地回去了。最后剩下年轻的老爷

① 伊斯兰教神权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兼宗教长。

加弗茨指挥的一支军队。他接替了逃兵全部防务：裁定叙利亚，迫使当地居民服从他的命令和苏丹的法律。他自己给军队发饷，用裁定了的地区的钱财养活军队。

他先根据公文和不动产买契占有了曾经是他宗族的土地，接着霸占了四周的大片土地，愿意要多少就要多少。年轻的老爷加弗茨的军队一开进来，能逃跑的人都逃跑了。即使没有公文或没有不动产买契，全部土地也都是加弗茨老爷的了，幅员之大，他两天都走不出去。人们丢弃了自己的全部财产逃生去了，加弗茨象打猎似的追赶着，使他们一贫如洗。

他直接从学校进到军队，是个仪表英俊、神情安静的青年人。他皮肤非常白嫩，眼珠是黑色的，眉毛和刚冒出来的胡髭是棕黄色的，还略微有些发红。正是这个年轻的加弗茨突然当上了部队和嗜血军人的首领。不知怎么的，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一起起反对当局的起义，原来开到这里镇压暴动的正规军，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加弗茨和他用尽全力蹂躏和破坏的叙利亚。

他疯狂残暴；叙利亚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火爆的加弗茨。他感到竖立着的东西都妨碍他，都使他怒不可遏。他烧毁在路上遇到的一切。每一个没有被踩倒在地的草茎，每一个没有被推倒的石碑都使他盛怒。

“我给叙利亚只留下天空。”他表示宽容的时候，这样说道。他的所做所为完全符合他的话。

人们在这场灾难中问自己，这个年轻而又腼腆的面颊布满红晕的学生怎么竟变成了头上天空没有大火燃烧便不能够

睡觉的、撕碎和伤害一切的毒蛇。他在什么学校学习，读过什么书？在什么神学校受过什么学科训练？是谁使他产生这种仇恨，不停地烧杀毁灭？他的这股火是从哪儿来的？人们这样问着自己；虽然他们也知道提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时候也不会得到回答。人们祈祷上帝，并不是期待上帝的帮助；上帝在那个时候也站在加弗茨一方。祈求加弗茨同样也是徒劳无益的。

人们逃到沙漠，在那里死亡几乎是注定了的，但是要比加弗茨的骑士拿着长矛和树脂火把带来的死亡远不那么可怕。在沙漠里，叙利亚人在坚硬沙丘的陡坡上挖洞，藏在里边。饥饿和干渴迫使他们夜里出去到沙漠绿洲边缘寻找水和食物。加弗茨的人在这里等着，象对付来到水塘的野兽，把他们一个个杀死。在通向水源的每条小路上和水塘附近经常可以看见被打死打伤的人。

这样过去了许多年月，加弗茨平定了濒临死亡边缘的叙利亚。他烧杀掳掠，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财富。他建筑起高大坚固的楼台殿宇，安上用特制的钥匙才能打开的重锁，每道门都有大闩。

我向你讲这些都确有其事，没有夸张虚构。他肆意烧杀淫掠、横征暴敛。谁也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反对他胡作非为，不论是上帝的法律，苏丹的权力，也不论是被压迫的人的眼泪和仇恨，都无济于事。但是你看（奴仆缓慢地意味深长地说出这些话，我甚至看了看他的手，似乎真的他在给我看什么东西，他稍稍挺直身子，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颤抖着，开始把一个词一个词连贯起来，急促而又清晰，就好像念经

似的)。你看，有一个医治一切痛苦和恶念的药方。一个人每一瞬间都可能犯错误，即使犯一点点错误，也足可以使他死于非命，彻底毁灭。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这样的瞬息啊！你想想，压迫别人到处行动的人比起那些遭受折磨又没有什么行动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人们认为谁也不能战胜加弗茨，他的暴行将没有尽期。但是，有那么一天，在一瞬间他犯了错误：他偶然遇见了一个衰弱的快要死的女人，产生了怜悯心。在一瞬间，他没有仇恨和杀戮，只这一瞬间就足够使军刀找上他。

加弗茨为了追捕一个躲藏在沙漠里的人口众多的显贵家庭，离开了自己的部队。沙漠上的脚印引他走上了一条通向水源的道路，他来到一个几乎干涸的水源。在黄沙上，在一棵没有荫凉的枯萎的小树下，他发现了一个疲倦不堪的姑娘。这个姑娘几乎裸体，被沙漠的风吹坏了，她的脚和膝盖全部磨破了，淌着血，她跌跌撞撞来到这里，跌倒在地，再也没有力气走路了。一双闪着焦灼神色的大眼睛再也流不出眼泪，在烈日灼伤的脸上，干了的眼泪留下了一条类似创伤的血红痕迹。她抬起眼睛，看见了加弗茨的军刀，短短的，沉甸甸的，象一把双锋剑。当她往军刀上边移动目光，看见一个军人的时候，她祷告：“为了仁慈的上帝，发发慈悲吧。”她小声说着，象一个不再害怕，不再自卫的活物，她已经奄奄一息，但不知道为什么还保留着说话的天赋。加弗茨不去砍她，却张开了双臂；追上老爷的人们正看见他去抱姑娘的姿势，在加弗茨缠着皮带的右手腕上挂着从手中掉落的军刀。

他命令把这个姑娘藏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惊扰她。人们

用男人的长袍裹上姑娘，送到他那里，当天晚上他把姑娘带到自己的后宫。

奴仆不住嘴讲着故事，从大钟下的小孔向下看了一下，沉默下来。我也不由自主地朝那里看了看。下边的侍役们准备好了抬床，它象是普通门扇做的，抬床上有枕头和盖布。他们象放一个短粗木头似的，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把加弗茨放到抬床上，抬着抬床顺着石头台阶走下去，消失了。我的土耳其人焦躁不安，慌张地站起来，好象惋惜他们的离去。看来，他不等讲完故事，也不告别一声就要离开我。但是，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匆匆忙忙地继续讲，三句并做两句；他随时都可能被叫出去，他要简单扼要地讲完最主要的内容。他讲得不如前边清晰，但是更精彩动人。

后来，这个女人开始管理后宫和加弗茨的全部财产，也管理加弗茨本人的事务。加弗茨只相信这个女人；他出去远征的时候，把全部钥匙交给她保管。他不知道或者忘了叙利亚连小孩子都知道的钥匙的谚语：如果你希望无忧无虑地生活，你就把钥匙收藏在自己的腰带上；如果你希望亏本，你就把钥匙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侍役；如果你希望毁灭，你就把钥匙托付给妻子。共同生活了多少年之后，有一天晚上，加弗茨带着自己卫队归来，在后宫的院里遇见了一批手执武器的人。他的士兵全部被打死，只有一个人躲藏在黑暗的地方幸免于难。加弗茨被打伤，被人从马背上拖下来。

那是加弗茨丽堂皇的宽敞的宫殿宅邸里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从狱中解出的囚犯们，有半裸着身体的，有瘦骨嶙峋的，有残废的，他们抢劫财物，歼灭官兵，烧毁房屋。在主

院的中央，把受了伤的、衣服被撕碎的加弗茨绑在水井旁的长方木上。解放的奴仆和从后宫里放出来的妇女围着他吼叫着。他们拿着刀和其它武器在空中劈来劈去，挥舞着熊熊的火把，树脂滴落下来，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带领他们的就是那个叙利亚女人，年轻的加弗茨老爷宠爱的妻子。她多年精心策划了这个夜晚，等待着报仇的有利时机。最初，加弗茨的眼睛还没有被弄瞎，能够看见唯一引起过他怜悯的，他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他最信任的独一无二的女人围着他奔跑，气喘吁吁，愤怒若狂，当面侮辱他，语言充满了怒气。她不让打死他，大家都服从。她要亲眼看着他怎样受折磨，她想，让他看见他的痛苦能给她带来无限的快乐。人们用燃烧着的火把打断了他的两个胳膊肘子，在膝盖处打断了两腿。此时，夜空传来了马蹄声：一个逃出去的军人向加弗茨的兄弟报告了，他兄弟带领一帮骑士飞奔而来，真是出人意料的神速。解放了的奴隶以为是武装的土耳其人的大部队来了，由于喝得大醉，吃得过饱，被血与复仇累得疲惫不堪，猝不及防，便纷纷逃散了。

只有那个叙利亚女人没有逃走，仍然留在被绑着的加弗茨身旁。她拿着燃烧的火把向加弗茨脸上击去，火把在他脸上搓着，几下搓灭了火焰。在这一瞬间，最先赶到的第一个骑士用马刀一下子把她砍死了。

加弗茨的兄弟撒毕特很快恢复了秩序。到早晨，他平定了叛乱，将后宫的妇女、侍役和暴动的俘虏，或抓起来，或屠杀掉。只有远处一所建筑被烧毁了。年轻的老爷加弗茨身受重伤，失去知觉，躺在空无一人的后宫。一批批接医生的